自春分起一日

Higan Sugimade

“那就先不管你那边的书，把这部分小说搬到国内文学的那排书架上就行了吧？”

“啊，没错……书背面还有贴了编号的标签，跟之前那些都一样。晃牙君在放进去的时候对着书架上的铭牌整理就可以了。”

“这些整理完之后还有其他的吗？

“有些书还得稍微分一下类再放回去，不过也不用晃牙君来做了。之前夏目君他们帮我解决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来着，再加上晃牙君今天过来帮忙，剩下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看起来在今天之内一个人做完也不怎么容易啊。”晃牙看了一眼纺面前仍然堆满书的书桌，“要是本大爷刚好没空过来的话，这些都得你一个人干了吗？”

“也有这个可能……主要是图书馆这边的人手太少了，刚到月初这种清算各种项目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麻烦的状况。”纺习惯性地把眼镜往上推了些许，一边继续低头做着手上的工作，一边像是怀有某种歉意般地说道，“要是在其他时候的话，有些对学生会和校史之类的东西感兴趣的孩子们会来我这边打杂。但到四月初大家忙着做各自的事情，似乎都不太有空了……今天多亏晃牙君能过来呢。”

“哦，那倒还好。”晃牙把面前的书抱起来，用左手往自己胸前稍微拢了拢，“之前本大爷有东西掉在社团活动室那边了，还在想着今天要不要把东西拿回家。那之后正好收到了你的消息就决定还是来一趟学校好了，顺便还能去轻音部看看跟你同班的那家伙今天走了没有。”

“晃牙君是说等会要去找零君？”

“是啊，不去看看的话那家伙连死在活动室都没人知道，那才是叫人头疼的事情。”

“原来零君周末的时候会待在学校不回去啊。”

“只是这个星期而已。”晃牙转过身，朝东面的书架走去，“这周早些的时候那家伙说身体状况不太好，之后连着在棺材里面呆了好几天，大概到现在都还没爬出来吧。”

“也没有参与学校和组合内的训练之类的吗？”

“这种事情就没必要告诉眼镜前辈了吧？”

“啊……抱歉，我不是有意去问晃牙君这方面的情况来着。”

纺有些尴尬地说完，下意识回头朝晃牙的方向看了一眼，所幸晃牙已经走到了离他较远的书架后面，并未注意到纺的举动。然而纺的最后一句话也没有得到回应，之前的话题到此便戛然而止。他略为不安地从面前的书堆中又抽出一本跟电子乐有关的参考书，同左手边的一摞放在一起，一边在脑中回想着刚才两个人谈话的内容——自晃牙的语气中能分辨得出他对零仍然存在着某种不满。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截然不同的情绪藏在话语中更深处的地方，纺隐约有了这样的感觉。只是谈话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后，自己也至此失去了继续思考的必要。

“那个，我说——”

“有什么事吗？”

“眼镜前辈能过来看看吗？书架下面几层的标签好像被弄掉了。”

纺应了一声“马上就过来”，又拎出一本乐谱放在桌角，随即穿过走廊来到正蹲在书架前的晃牙旁边。顺着晃牙所看向的方向，他注意到木质书架最底部两排本该订有铭牌的某处地方像是被谁用螺丝刀卸下过一样，只留下了淡黄色的椭圆形印记和两端黑色的螺孔。晃牙往左边稍微挪了挪，之后把右手中握住的一张铭牌递到纺的面前：“在书架附近找到了这个，上面写了夏目漱石。应该就是之前贴在那里的吧？”

“对，是标记已故作家用的铭牌……还好晃牙君找到了。”纺接过晃牙手中的铭牌，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后颈缠卷的一撮头发，“不过之前明明是好好钉在上面的，感觉像是被来这边借书的学生恶作剧弄掉了呢。”

“图书馆有监控之类的吗？”晃牙皱了皱眉，“真的有什么家伙干这种无聊的行径的话该把那个人揪出来好好教训一下才行吧。”

“应该能找莲巳君调录像出来看，不过周末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在学校来着。到了周一我再去学生会那边问问好了。”

“那铭牌呢？需要本大爷现在就帮你钉回去吗？”

“暂时不用，过几天设施管理的人会来解决的。”纺回答着，朝站起身的晃牙投去了感激的眼神，“倒是晃牙君今天帮了很多忙，实在是辛苦了。”

晃牙不太习惯地咕哝了一句“也不算很累而已”，跟在纺的后面回到了图书馆的前台。纺从储物柜里把晃牙的外套跟书包取出来，一面絮絮叨叨地说着学生会之前举办的什么读书活动，推理小说很受学生欢迎云云。晃牙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埋头把书包里面带着的东西检查过一遍后，又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和晚些时候的天气。等纺又说完一段话后，晃牙趁着他沉默的间隙问道：“你有带伞吗？晚上好像要下雨啊。”

“没有。不过等会小夏应该要来接我，如果下雨的话他会带伞过来的。”

“切……那本大爷就不管你了。”

“不用担心我的，晃牙君先去吧。”

晃牙含糊地“嗯”了一声，冲着纺挥了挥手，之后把双肩包背到自己的背上。傍晚到来之前的风从正对着门的两扇窗户间时有时无地穿堂而过，而晃牙在踏出图书馆的时候隐约在流动空气中嗅到了一丝潮湿的气味，这使得他对之后将要下的雨更为确信了一些。

从春分过完到现在，约莫已经有了十几天的时间——也就是说这年已经有将近两个星期的白昼开始长于夜晚。晃牙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的原因便是身边的某个吸血鬼开始明显地增长了自己的睡眠时间。一开始是学校训练与会议一类的事情开始缺席，只在轻音室之内活动。再之后的某天起忽然整天连人都难得见到从棺材里出来了。而在刚过去的一周，零唯有一次在傍晚清醒地醒过来的那天，拥有四月抵达后第一个称得上晴朗的白昼。晃牙在结束完通常的训练回到轻音部之后，发现棺材盖久违地竖在了一旁。零背靠着墙壁，听到晃牙回来的声音后只是低着头像平常一样叫了他一声：“小狗回来了。”

“朔间……吸血鬼混蛋？”

“吾辈像是睡了很久……是吗？”

谈话从日轮初沉持续到月至深空，晃牙把近来所有该通知零的消息都告诉了他：学校的重大通知、他作为队长该处理的事务、自己如何对外部保密零不活跃的事情。零一味地点着头，等到晃牙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面庞从之前藏匿于的阴影之中抬起，却仍然未发一言。而当晃牙问及他在白日寂静而诡谲的长眠时，零简短的回答让他蓦然有些恼火：“春分过后的那天开始就是这样了，大概是某种必然的现象。”

“就算白天的时间比晚上稍微长出来了那么一点，也不应该是你这样像把生活都要整个丢掉一样地偷懒的理由吧。”

“不。是生活打定主意把吾辈埋葬起来，告诉吾辈自己已经开始真正地衰老了……去年忙完那些事以来这种感觉就一直围绕在吾辈身边呢。”

“经历过那些事的人里面也只有你这种混蛋会摆诸如此类的架子。明明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而已，苦痛也有共通之处。你真的就要固执地觉得自己是时代汰换下来的那群人吗？”

“就算吾辈不打算这么认为，春日自吾辈头顶徘徊着经过的时候也能听到所有的事物都叫嚣着让吾辈噤声。”零摇了摇头，“何况小狗也是那时候的见证者，吾辈也更希望小狗只是一个单纯的见证者。”

晃牙沉默了片刻，问道：“「睡觉」就是你用来甩开自己跟其他所有人跟事物关系的办法吗？”

“「睡觉」本身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零在黑暗之中轻轻地咳了一声，在晃牙听起来格外清晰：“小狗要是觉得看不见的话，可以去把灯打开。”

吊灯被“啪”地一声打开，晃牙环视了一下轻音部的四周，发觉同周五他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棺材依然安稳地蜷缩在靠窗一侧的角落，其他东西的摆放看起来也没有被惹人头痛的双胞胎兄弟动过。晃牙很容易就在门边的椅子上找到了自己昨天落在上面的左耳耳钉，他低下头，把那只耳钉装到自己背包最前面的一格，打算回到家之后再重新给耳朵装上。等晃牙再抬起头时，他感觉眼球像在一瞬间被什么东西的反光晃了晃。顺着光源，他发现自己正前方的桌子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小巧物件——似乎正与下午自己在图书馆看到的铭牌别无两样。

晃牙走近桌子，发现铭牌上本应刻着字的地方却空无一物。铭牌下还压着一本蓝绿色封皮的书，几行极小的字用烫金字体印在了封面的右上角。晃牙有些诧异地将书上的铭牌放在一旁，随即拿起了那本书。翻开第一页便是印在正中央的黑色标题：

“彼岸過迄”

标题的头两个字让他下意识地觉得这是零借来的书，但这种可能性在萌发之前便被晃牙扼杀在了脑海之中——零不可能看书，更不可能在什么时候跑到图书馆去借了书。他往后翻到正文的那页，按着章节顺序随意地读了读，随后把书放了回去。外面的渐渐大的雨声促使他去把之前未关上的窗户重新关牢，也让他开始思考起自己之后回家的办法。这之外还有夏目漱石的铭牌，晃牙有些头疼地想了想，自己那时是亲手交还给青叶纺的，现在何以在轻音部里出现呢？

背后的棺材突然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晃牙转过头，看到那顶棺材盖被缓缓地抬起之后挪到了一旁，紧接着零也从棺材里面坐起身来。他朝愣住的晃牙投过去了一瞥：“小狗怎么在这里啊。”

“本大爷……是来拿东西啊。”晃牙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句话说完。面前接二连三离奇的事情已经轮番地剥走了他的理解能力，“你怎么现在醒了？”

零把挂在额前的头发往后理了理，晃牙得以看清楚了他脸上的表情：“好像是有人在叫着吾辈醒过来，也不记得是谁了。不过睁开眼睛就是下雨呢，外面的声音吵得吾辈之后也没法睡着了。”

“那在本大爷来之前有人带着什么东西进来吗？”

“窗户关上之前吾辈都没有听太仔细什么动静来着。”零摇了摇头，“怎么了吗？”

晃牙仔细地想了想，打算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一并告诉零，一时间却又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在脑海中思考完之后，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指向了一个时刻——零在同他描述的时候无比轻描淡写的那个时刻。而零又将目光投向晃牙，像是读懂了他的某些想法一样地说道：“要整理难以用理性讨论的事情的话，会很耗费精神的。”

“你还在管理学校的时候也干过不少这种事吧？”晃牙冷不丁地反问道。

零愣了愣，随后笑了一声：“听小狗的意思，像是觉得吾辈想要自己插手才惹上麻烦的样子吗？”

“本大爷到现在都没办法接受你把事情都归结于什么必然的进程上而已。”晃牙的语气带上了一些不悦，“人从来都跟死板的东西不一样。况且不论是春天到来之前或者之后都好，有差别的只是天气冷热。难道要因为春天的存在就把知晓其他季节的眼睛蒙蔽住吗？”

“可是季节从来也不会犯错……毋宁说犯错这件事只存在于生物之间。”零咳了几声，“或许那时候吾辈固执的见地保持到现在了，但包括汝在内的孩子们不该是要替吾辈承担犯错后果的人，冷只至春分为止。”

“和你站在一起的人从来都不是你的替罪羊或者挡风板，本大爷跟你这家伙说过多少次了。”

“吾辈知道，小狗是第一个让我知道这个的孩子喏……不说那些，大家应该都更希望没有非黑即白的阵营，如果只需要知道你与我冷暖与否就好了。”

“那是从来都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汝也知道。”零叹了口气。

晃牙吸了吸鼻子，一长串连续而鲜明的画面像春雷一样转瞬即逝地划过他的脑海，险些让他从现实的岛屿边缘失足坠下去。当他稳下心神，重新好好将双目睁开时，念着旁白的舞台剧便又一次在黑暗当中开演：帷幕在细雨当中被揭开，墓前满是身披黑衣默悼着的身影，铭牌嵌于石碑顶上的正中央，像是要让整个城市的人都能够瞧见似的。春分把日与夜对半分开，仅有一人观看的坐席即是那道日与月博弈着的分界线。人们在白天为于动荡中献身的吸血鬼祈祷，晚上便作鸟兽散；留下晃牙从座椅上起身、潜到舞台之上拉起幕布。他们什么话也不说，直至春分的后一日为止。

“不过现在对本大爷来说倒是挺冷的，已经下了很久的雨了。”晃牙从旁边搬过一张木椅，摆在棺材的旁边后坐了上去，“说起来下午的时候本大爷就在青叶学长那里帮忙，当时问他怎么回去的时候他说那个红毛怪会去接他，也不知道现在回去了没有。”

“是帮纺君整理图书吗？”

“是啊，然后到轻音部来找了掉在这里的耳钉。来学校本来只是为了这些事情而已，鬼知道你今天刚好醒过来了。”

零“唔”了一声：“现在应该也不早了，小狗今天还打算回家么？”

“不知道，这个点的班车已经停运了。”晃牙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或者在轻音部过夜也不错，只是可能有点冷。”

“棺材里面还有些空位来着。”零看着犹豫不定的晃牙，往棺材的一边稍微挪了挪，“如果小狗不介意的话……勉强和吾辈睡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

“也只能先这样了。”

晃牙叹了口气，忽然失神地望向了桌上还在不时反着光的铭牌，凝视片刻后上前将其拿起。自己确定不下来的某种模糊感随之烟消云散。他甩了甩头，到门口把电灯按灭，之后把外套脱下放在椅子上。钻进棺材的过程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简单了许多，晃牙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姿势，将铭牌放在枕头左侧余下的空位上，接着不怎么轻松地合拢了棺材盖：“等会不要挤着本大爷啊。”

“小狗现在还感觉冷吗？”耳边传来零的声音。

“啊。”他顿了顿，“比刚才好多了。”

- END -

附：

春分（しゅんぶん）：二十四节气之一。春分当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一天中昼夜时长几乎相等。

彼岸（ひがん）：以春分或秋分为准，前后为期一周的时期。日本传统习俗是在这一时节扫墓，为已故亲友祈求平安。“彼岸過迄”译作“春分之后”。